

秦瘦鸥著

# 欲海群魔

醉春楼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欲海群魔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昆明



## 内 容 简 介

鸳鸯蝴蝶派小说：几对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

十里洋场群丑图：军阀、妓女、流氓、法国按摩女郎、无耻下流文人……

出身书香世家的少女廖雪贞被骗嫁给了私娼白娘娘之子黄小安，浪荡成性的黄小安面对如花美眷不知爱惜，一心要将雪贞改造成一个半是淑女半是妓女的人物，故事由此拉开序幕。紧接着，各类人物纷纷粉墨登场——荒淫成癖的军阀、工于心媚的红牌妓女上海滩的流氓头子、以“特种服务”勾引顾客的法国按摩女郎、专写嫖学赌经的无耻下流文人……，乌烟瘴气，丑态百出！

本书以写实笔法搜罗了二十年代上海滩十里洋场上，军、花两界人物的种种秘闻秽事，深刻地揭露了金钱万能的花花世界的丑恶。

本书作者秦瘦鸥先生是我国三十年代文坛鸳鸯蝴蝶派大师，他的《秋海棠》早已为广大读者熟知，本书与《秋海棠》风格迥然而魅力一样！

















# 目 录

- 第一回 良家女错嫁私娼户..... (1)
- 第二回 浪荡子单恋“刺玫瑰”..... (11)
- 第三回 月夜爱侣两情欢愉..... (17)
- 第四回 校园学子狎昵未成..... (26)
- 第五回 中华健儿东瀛扬威..... (32)
- 第六回 三角恋爱弱女分尸..... (42)
- 第七回 铁血男儿报仇雪恨..... (51)
- 第八回 情歌艳曲童女唱春..... (59)
- 第九回 嫖学赌经小开办报..... (70)
- 第十回 花街柳巷“寒士”风流..... (77)
- 第十一回 勾心斗角强盗念经..... (89)
- 第十二回 好色将军洋场猎艳..... (99)
- 第十三回 荒淫大帅秦淮狎妓..... (118)
- 第十四回 俄国兵轮奸白娘娘..... (127)
- 第十五回 法国医院死里逃生..... (141)

- 第十六回 俱乐部里票友装疯..... (153)
- 第十七回 按摩院中目迷五色..... (168)
- 第十八回 卖弄风骚荡妇争宠..... (175)
- 第十九回 献妻有功王八当官..... (189)
- 第二十回 老奸巨滑脚底揩油..... (195)
- 第二十一回 恶贯满盈饮弹毙命..... (214)
- 第二十二回 弃暗投明倒戈相向..... (223)
- 第二十三回 石头城下一见如故..... (234)
- 第二十四回 痴男怨女情海生波..... (240)
- 第二十五回 万千鸳侣成者几人..... (250)

(16)	.....	回 十 第
(17)	.....	回 十 第
(18)	.....	回 十 第
(19)	.....	回 十 第
(20)	.....	回 十 第
(21)	.....	回 十 第
(22)	.....	回 十 第
(23)	.....	回 十 第
(24)	.....	回 十 第
(25)	.....	回 十 第

## 第一回 良家女错嫁私娼户

却说那宝山县的江湾镇自从上海日渐繁盛之后，也“妻随夫贵”般地跟着慢慢热闹起来。一面既出现了洋大人的足迹，一面更弥漫了袁大头的臭味。酒楼妓院，灯红酒绿，尤其到了晚间，街头拉客的妓女，骨软筋酥的嫖客，简直要把个小镇闹得翻个个来。于是“地灵而人杰”，到得民国八九年间，当地便出了一位宝货。他自称是辛亥革命伟人黄兴先生的嫡亲堂侄，好在黄兴已是死无对证，尽由他说得嘴响，决没人好说他是冒牌货。只是累得黄兴到了阴间还不得安静，一般乡人总说要没有这个黄兴，黄理安必不敢如此放肆。可怜黄兴这笔冤枉账至今尚未昭雪。

原来这位黄理安先生，起初本是一尊吃光嫖光赌光的三光码子，后来不知被他如何地大展了一下神通，仗着万国体

〔1〕万国体育会跑马厅：即今上海图书馆原址，位于西藏中路西面，黄陂路东的南京西路上，原系当年英美等国旅沪侨民所办的游乐赌博场所。



育会跑马厅〔1〕的牌子，括了一二万大洋的体己钱，就在这镇上造了一所三进大屋，成家立业起来。又值他桃花当运，凭他那付猪头三式的尊容，竟会给一个半老徐娘看上了。

这位半老徐娘原是一个十八岁就死去丈夫的寡妇，其后不甘独宿，就在外面招蜂惹蝶，坐了江湾私门头〔2〕的第一把交椅。人家因为她生得一身雪也似的好肉，就替她起上一个绰号，叫做白娘娘。据一位好事者调查所得，与这白娘娘发生肉体关系的男性，虽无余美颜〔4〕三千之数，然而比起武则天〔3〕的后宫十二，却要至少多上三四十倍。待黄理安入幕之时，白娘娘的年纪已交“如虎”之年了。正所谓三十岁如狼，四十岁如虎，白娘娘由“狼”入“虎”，对男人的需求量只增不减。黄理安对半老徐娘也别具雅癖。一经尝试，也不知这白娘娘枕席之上有何绝招，竟使黄理安没口嘴的说：

“甘蔗还是老头甜”，赞叹不已。那白娘娘也说：“奴家阅人多矣，从未见过象黄理安这样奋不顾身的。”因此双方情投意合，就谈到了婚嫁问题。不过白娘娘的前夫，还遗下一个孽种，此刻已有十八岁，一向在家很能替他母亲招待客人，如今白娘娘既要下嫁黄理安，这个油瓶便不得不拖去。幸而黄理安看在白娘娘面上，欣然受之，毫无难色。自己又亲自用了两天心思，替他改名为黄小安，看待得十分优厚。白娘娘自是欢喜，从此一家三口，逍遥度日，极乐无穷。

〔2〕私门头：私娼的别名。

〔3〕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野史稗文中将她描写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女淫棍，传说她在后宫中养了十二名彪壮汉子，供其淫乐。

〔4〕余美颜：二十年代著名的广州交际花，私生活极为糜烂，传说曾和她同居的男子近三千名。

隔了两年，白娘娘又怂恿黄理安挽了个素喜吹牛的周媒婆，要替黄小安娶亲。这周媒婆本是个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虔婆，她瞧黄理安有的是钱，预料事成之后，谢仪是一定很丰的，便拍胸担任了下来。于是到处吹牛，逢人说谎，把黄理安说得象邓通般的富，黄小安象潘安般的美。无奈当初白娘娘的艳名，实在闹得太响了，远近之人谁不知道黄小安是半只头的乌龟。哪个还肯嫁给他充当龟婆？只苦了周媒婆，足足有忙乎了半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户倒霉人家，被他带了丧门、吊客〔5〕一同闯了进去。

说起这份人家倒是书香世家，可惜传到这廖企云手里，平空遭了一场大火，变得一贫如洗，四壁萧然。这廖企云真是天生的一条恶命，家产既已烧尽，妻子又中年亡去，膝下孤零零的只留着一个女儿，芳名雪贞，却生得端庄秀美，性格温和，侍父之孝，可不待言。只不知她的前世造了怎样的大孽，偏偏会被周媒婆找到，她父亲又偏偏糊里糊涂的将婚事答应了，活生生把一个玉洁冰清的好女儿塞到了狗洞去。

成婚初黄小安待雪贞尚知恩爱，而廖雪贞也是青春年少，枕席之欢，自然也是乐而不倦，可是后来因为黄小安屡次要求她效法他母亲那般的轻佻淫贱来点强刺激的花样，而屡被雪贞拒绝，黄小安心中便逐渐不快起来。照理夫妻间的私生活，做儿子的既无必要向父母汇报，做母亲的也决无干涉之权。又是廖雪贞的命也真是太苦了，偏偏碰到黄家这一双贤母孝子。白娘娘听了黄小安的话，一晚竟摆出做婆婆的架子来，将雪贞唤进房去。雪贞还以为婆婆有一番正经的庭

〔5〕丧门、吊客：我国道经里，给天上两个星辰起的名称，丧门、吊客二星是被认为最不祥的凶星。

训，忙正容端坐静听。那知白娘娘开口出来，便象老鸨教妓女一般的把自己积累了二、三十年的经验高谈阔论起来，说到兴起，满床扭捏，恨不得拉黄理安进来，宽衣解带，当场做些示范给媳妇看。白娘娘越说越有味，雪贞早已羞得面红耳赤，再也忍耐不住了，一转身跑了出去。

回到自己房内，正待坐下，黄小安疯狗般的追了进来，双手把她搂住。接着，白娘娘也象风吹荷叶般袅袅娜娜地赶了进来，戟指着手对雪贞浪笑道：“你这小蹄子这般不识抬举，不肯听我的教训，我今天偏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好儿子，快动手罢。”

不待白娘娘的话说完，黄小安已似饿虎扑羊般的把廖雪贞压在了床上，……伸手去扯她的衣裤。

廖雪贞羞愤交加，一边哭骂，一边没命抵抗。这白娘娘真是一片婆心，诲人不倦，在一边如此这般，指挥“作战”，可黄小安却有些不争气，三番五次不得到位，看此情形，白娘娘急了，走近前来打算助宝贝儿子一臂之力。那知雪贞向床前的桌子上抢了一瓶花露水，直向她面门打去，一下正中白娘娘的琼瑶玉鼻，顿时痛得她无名火飞腾十丈，大叫一声“反了”，抡起粉拳，按着雪贞狠打。黄小安看母亲吃了亏，也忙改变方针，帮着母亲把雪贞轻轻重重的打了几下，雪贞的上半身已被白娘娘连打带抓，伤了好几处。

这一场破天荒地的大闹，连黄理安也被惊动得安坐不住，急走进来死命劝了白娘娘出去。黄小安也乘空溜了出去，到相好的妓女那寻欢作乐去了。只丢下雪贞一人，哭得象泪人儿般的躺在床上。

可怜她自出娘胎，何曾受过这般奇辱！左思右想，一夜没合上眼。好容易捱到天明，便强支着走下床，随便掠了掠

头发，包了三四件换洗衣服，又进去回明了黄理安，要回娘家小住数日，黄理安也觉得白娘娘做得太出格了，正想如何转弯，便顺水推舟，准了。

廖雪贞就坐车径直回了娘家。

父女两人见了，不免痛哭一场。廖企云自恨当初不该轻信周媒婆之言，对女儿甚觉惭愧。雪贞体质本弱，经此一番折磨，遂为病魔所乘，到晚上就起了寒热，饮食不进。廖企云虽懂得医道，替她开方服了几帖药，然而过得两三天，病势终不见稍减。

这日廖企云独自一人正坐在客堂里长吁短叹，忧急不能自解的当儿，忽见门外走进黄理安家的一名当差，向着廖企云说道：“我家老爷太太吩咐小的来接少奶奶回去。”

廖企云正没好气，一听这话，好比火上添油，跳起来大声说道：“我家姑娘被你们那位太太毒打了一顿，如今病得差不多了。你们少爷自己不来探望一次，真太混帐，快替我滚出去。”

那当差恰好刚从赌场里输干净了出来，此刻被廖企云这么一骂，这股怨气便一齐迁向廖企云身上。回到黄家，添油加酱，着实地搬弄了一回是非。白娘娘的肚量最窄，怎能忍耐，当下就要逼黄理安去和廖企云交涉退婚。黄理安毕竟是个男人，气虽气，却不肯如此决裂。两人正在争论，黄小安刚从外面打扮得花蝴蝶似的笑嘻嘻地走将进来，问明了这件事，也一力主张离婚。

原来，黄小安那晚大闹之后，开始，对廖雪贞还有几分不能忘情。在他心里，雪贞味道虽说淡了一些，却是良家女子，知情知义，为吾一人独专也。不比那些青楼女子，虽然枕席之上令人魂飞魄散，但是迎新送旧，无情无义。要是能